

重磅

蓝墨水河的浸润

——《船到衡阳柳色深:中国散文学会衡阳会员优秀作品选》读札

■李慧星

一

结集30位衡阳籍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的《船到衡阳柳色深》(甘建华编著)散文选本终于付梓了。该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,书名取自南宋四大家之一范成大《泊衡州》诗句:“客里仍哦对雨吟,夜来星月晓还阴。空江十日无春事,船到衡阳柳色深。”本书结集之初,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、石英、吴泰昌、王宗仁四位先生闻悉后,皆称这是全国各地会员第一个“集结号”,实乃创意新颖、创新积极之举,具有开风气的时代表征。

中国历史上衡阳籍文学名家名著并不多,可谓寥若晨星。究其实,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——

一是地理区域环境阻隔所致。湘地古称南蛮,远离中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加之有浩瀚洞庭阻隔,舟楫车马不便,学子要赴京城赶考,实在太过艰难,未能入仕,焉有名著?

二是古代门阀制度的限制。人身依附,师出同门,乃封建社会学子升迁的一条重要通道。南方本来在京城做官的就少,举子投帖依靠的师长官吏非常有限。所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,向阳花木早逢春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三是文化偏见所致。湖南长期以来被称之蛮荒之地,也是历代官吏刑徒贬谪流放之所。贾谊放任长沙王太傅,长沙地处南方,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。贾谊因贬离京,自认大辱,长途跋涉,途经湘江时,借《吊屈原赋》发泄自己的怨愤之情。

但衡阳作为蓝墨水的上游,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,终究是要脱颖而出的。据称,衡阳古代进士共计300人(包括时次失考的),其中两名状元、一名榜眼、两名探花。

为什么说衡阳是蓝墨水的上游?台湾著名诗人、学者余光中先生曾说:“所有文化发祥地都是蓝墨水的上游,哪怕是一条小溪,一座小山,一个屋场。”如此说来,余先生所说“蓝墨水的上游”,其实是概指各种文化的发祥地,并非单指某一条具体的河流。

二

衡阳文学肇始东晋名士耒阳罗含,其《湘中记》三卷,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所以,衡阳当代散文家所写的散文,自然也有衡阳的地域特征。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:“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作家,什么样的经历出什么样的作家,什么样的特质出什么样的作家,同样的道理,什么样的地理也是出什么样的作家。”衡阳的散文作家写自然山水、风土人情、人文轶事、社会变革,必定有不同于别的地方的鲜明印记。通读《船到衡阳柳色深——中国散文学会

衡阳会员优秀作品选》,可见《去株洲看衡州花鼓戏》《衡山窑这朵奇葩》《大营驿岳飞碑刻考》《但得衡阳文脉香》《湘江边的野渡》《春天里的蒸水河》《莲湖湾的秋》《耒水流过相公堡》《衡南烧饼半天下》等散文,都是用衡阳人的眼睛看衡阳,用地地道道的衡阳语言写的衡阳。

散文有名山名岳的文化印记。五岳之中“唯有南岳独如飞”,所以衡阳散文家多从南岳风光秀丽多姿、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入手,在“五岳独秀”上着笔泼墨。他们笔下的南岳七十二峰,既有大家闺秀天生丽质、端庄矜持的一面,又有小家碧玉、清雅可人的素颜自在,还有活泼可爱、天然去雕饰的特性。本书多篇写及这座佛道共存共荣的名山,譬如《夏居烟霞茶院》《南岳文定亭记》《七十二峰之凤凰》《岳北三井》《心愿之旅:南岳的散板》《松麓讲堂夜课记》《南岳年·岳庙龙狮会》《读诗社风云》《南岳风雅颂》,既有对南岳的深情,也有对衡山的宣扬,使之进一步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意义。又有多篇聚焦绵延衡阳盆地四周的高山名峰,诸如《野潭无人蛙自鸣》中的聚湖峰、《峭崿在高处》中的峭崿峰、《岐山新年诗会》中的岐山、《解读一座山的美丽》中的四明山、《天堂山的杜鹃红了》中的天堂山、《雨母山的绿》中的雨母山。

散文有名家名作的文化传承。自唐以来的流寓文人,诸如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黄庭坚等,仿如流星划过闪亮的星空,在衡岳湘水留下许多诗文佳话。他们在衡阳所著文学作品,不仅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巨匠,更是直接影响衡阳的学子和衡阳的文化传承。衡阳散文家善于学习借鉴、加工提炼,形成了自我风格的升华。读《步云桥记事》《去了一趟茅洞桥》《明前杉湾茶事》《邓家祖屋念残雪》《新桥早市》《大神的石湾》《斗山二塔春深处》《遐思在鸿雁乐栖的故园》《仰望袁隆平院士的铜像》等篇章,不难发现其中无论叙事、写景、抒情,抑或语言文字的修饰风格,都可以感受传承古代名家名作的影子。

散文有名人名迹的历史传承。衡阳的历史文化遗迹颇多,帝营赤松,尧址舜迹,农神禹功,遗迹遍布,都成为衡阳散文家描写歌颂、抒发感慨的题材。《纸都耒邑之魂》,对“湖湘第一名人”纸圣蔡伦有着全新解读。《寂寞的湘西草堂》,对船山先生坟莹三叩以礼。《寻访状元故居》追忆元代何克明、清代彭浚的事功,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两位状元的家山美景。《能不忆洛夫》深情念叨先生与晴好居的各种善缘。《洛夫在相公堡的岁月》记述先生九十年来的家国情怀,“他的咳嗽声里都有着相公堡烧饼的味道”——这是对名人名迹何等生动传神的神来之笔呀!

三

衡阳散文家所写的散文,自然有衡阳的文学风格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: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,有地方色彩的,倒容易成为世界的,即为别国所注意。”

“好读书,喜从武,讲义气,靠得住。”这是衡阳人的本质特点。这种特有的气质,既有湖南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家国情怀,又有湘地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人文特色。元代衡山何克明凭藉一篇《云梦赋》,中乡试第一,接着状元及第,“在湖广间享有盛名”,迄今犹为儒林传颂。

本书中衡阳散文家的作品,一般都意境雄阔、寄寓深远,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感受。他们借助想象与联想,由此及彼、由浅入深、由实而虚地依次写来,可以融情于景、寄情于事、寓情于物、托物言志,表达各自的真情实感。《涅瓦河畔的诗人们》《香港的凤凰木》《我的村庄》《竹影中的乡愁》《灵渠的美与静》《我看风景却装饰了他的梦》《蓝天白云下的诗城》《奔向阿尔斯库勒湖》《我弯里的池塘》《清水铺的前世今生》等作品,实现物我的高度统一,展现出更深层的思想,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。

四

湖南是方言大省,而衡阳又是全省地方方言最多的市州之一。“方言是一种口头文化,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承载着我们的‘乡愁’,是我们精神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联结。”湖南大学语言学教授彭兰玉专著《衡阳方言语法研究》,主要探讨衡阳方言的语法特点。“衡阳人使用的方言,主要有湘语和赣语两大系。而赣语又属于西南官话,故衡阳市区方言与西南官话较为接近。”她说。

衡阳散文家的作品,自然有衡阳的语言特点和语言符号,有别于国内其他地方,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。他们在写作衡阳题材的作品时,充分运用大量的本地方言,进而增加作品的生动性、趣味性与可读性。这方面在《糯米甜酒溢荷香》《雁鹅雁鹅一字雁鹅雁鹅人字》《打鱼丸》《晒谷坪》中,反映得尤其明显而吸引读者。

最近,我翻阅20世纪80年代祁东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,书中许多故事、诗歌与民间文学,令人感受到地方文学的本土魅力,真正体会到“只有民族的,才是世界的”精髓所在。

而散文《湘江渔歌》的语言特点,就有着浓郁的衡阳地方特点,譬如以下两首引用渔歌:

“渔歌唱起自开怀,今日唱哒明日来。唱得江中鲤鱼跳,唱得雁鹅一字排。”

“哥打鱼到石滩头,石头瓦砑硬到脚。石头硬脚妹心疼,做双布鞋送哥哥。青布鞋子蓝布帮,小妹做鞋二十双。只要渔哥不嫌弃,选到哪双拿哪双。”

你们看看吧,有蓝墨水河的浸润,衡阳散文根柢多么深厚,语言多么清新,写作多么灵活,而前路又是多么开阔啊!

主打

见字如面 何日再相见

■谭静



合上《见字如面》,七十二封书信仍在我的脑海里打着转。静谧柔和的灯光下,一人一桌一信的剪影仿佛就在眼前。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,想到找到某个人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,一通电话、一个定位、一条朋友圈足矣。可亲爱的朋友,你有多久没有慢慢的、静静地读过一封信了?请暂且放下手中忙碌的活儿,和我一起走进这书信的世界吧。

“志摩:我走了,带着记忆的锦盒,里面藏着我们的爱情,我们的友谊,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话,我走了。我忘不了也受不了那双眼睛。这次您和幼仪去德国,送别你们时,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,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,在您的面孔旁边,她张着一双哀怨、绝望、乞求和妒意的眼睛,定定地望着我。我颤抖了,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,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,她全看见了。”面对这份迟来的爱情,林徽因选择离开,尽管徐志摩是那样的狂热与坚持。但她恪守住了内心的底线,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剑桥,只留下一封与徐志摩的分手信。在信的最后,她不忘嘱托徐志摩:“这段时间您也没有好好念书,从今您应该平静下来,发奋用功,希望您早日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。”

郑晖自称“小道”,网名“三痴”,新生代网络作家,年仅43岁。他写给书友的绝笔信中提到:“母老、妻贤、女幼,牵挂的事儿真是不少,可是没有办法了,残酷的现实必须面对。小道谈不上什么坚强勇敢,战胜病魔更不是小道主观努力就能行的,小道只是相对而言,心态比较平和没有崩溃而已。无法手术化疗,现在已经回到广丰的老家,住在妹妹家的老房子里,准备吃点中药保守治疗,不行的话就叶落归根。小道将联系红十字会捐献眼膜,最后做点有意义的事。以前小道在小说中曾经两次引用太阳照常升起这句话,而在屈指可数的某一天,小道的太阳将不再升起。”我们孤身一人来,了无牵挂去,就像林清玄所说,生命到最后便是:“今日踽踽独行,来日化蝶归去。”生命无常,珍惜当下。

再次用手抚摸过书页,细细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刻骨铭心的字。这些尺素寸心所承载的难忘时光,这些纸短情长的恋恋不舍,这些“书不尽意,望君珍重”的殷切嘱托……多少温柔缱绻,多少欲说还休,多少心碎离别都凝结在这薄薄的一张信纸上……

近日,不妨趁秋高气爽,暂别工作,泡一壶清茶,就着这馥郁的桂花香气,提笔给远方的人儿去一封久违的书信吧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思考的习惯让写作成为可能,而写作让思考得以深入和持久。写作越来越成为我将某些思考充分展开的最有效的途径,那些含混的、模糊的、似是而非的东西,在修辞的运行中逐一现身,变得清晰、确定或者更加含混、模糊和似是而非。而被文字精密加持过的含混、模糊和似是而非,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清晰和确定了。年既长,思考与写作也日久,我所确定之事越来越少,犹疑和辩驳越来越多。如果不动笔,我可能会无所适从,变成一个不可

知论者。我知道这个世界足够复杂,我也知道文学最终不负责给我们一个清明确切的蓝图。但我依然需要通过文字来辩证、寻找和澄清自己,以便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。

——徐则臣 说

2.在我看来,短篇小说天然有着“自生性”,甚至,它还有着“次生性”,它是善于与“生活”通约的。至少,这两者之间是能够被我们用来相互映照。在短篇小说中,真实与虚构的共振才能

最美妙地发生,因为它的确可能并非那么“实”,于是“虚构”之美才得以最大地发挥。

写作短篇小说的时候,世界于我的手感,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。它只是片刻地把握,在体味把握的同时,那种势不可挡的流逝感也一并发生着。于是,令我有了玄奥的能力,令我敏感而脆弱,令我在一种迥异于日常“生活”的整体性的叙事中,以看得见的“生活”,决定出了自己内心看不见的“生活”。

——弋舟 说